

莫里哀劇集

止輯之四

喬治·丹

李健吾譯

開明書店

Neuer Vortragsstoff
 Iamms Congnathu
 Que Bad gar nicht
 Alachma naryna
 Es ist mir nicht
 Auch nicht in der
 Paar die nicht in
 Man will die
 Götter nicht in
 Et domine



88

中國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月 報 竹 園

總編輯

第一卷 第一期



丹 黨 · 治 喬

譯 吾 健 李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喬治·黨丹

一九四九年六月出版

每冊定價三〇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翻 譯 者	著 作 者
開 明 書 店	開 明 書 店 代 表 人 范 洗 人	李 健 吾	莫 里 哀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K (38 P.)

喬

序

喬治·黨丹 (George Dandin)，一名受氣丈夫 (Le Mari confondu)，是莫里哀根據一齣獨幕的老戲重寫的，一六六八年七月十八日，在凡爾塞宮的草地露天演出，慶祝新簽訂的和約。老戲的名子是勒·巴耳布葉的妒忌 (La Jalouse du Barbouille)，傳說是莫氏早年流浪期間的收穫，可能是民間久已有這麼一齣小戲，莫氏重新整理一過。太太夜晚在外邊幽會，回到門口，丈夫不許進去，她假裝投井，騙出丈夫，自己掩進家門，反而冤枉丈夫在外荒唐，親友和鄰居把他打罵了一頓，方纔了結：這個故事收在十日談 (Décaméron)裏面，莫氏顯然讀過。

iii
就笑劇的立場來看，批評家理應無可非議，布局單純而多致，人物簡單而明凸，同時，尤其難得的是，處處巧合，而又異常自然，不着絲毫痕跡，不

過，浪漫或者道德氣質濃重的讀者，例如盧騷，不能夠滿意這齣戲也是真的；第一，裏面沒有一個人物值得誇讚或者同情，即使黨丹本人也有受氣的原因；第二，懲惡獎善的原則似乎在這裏沒有着落，「惡毒女人」未曾受到分毫的報應。我們願意在這裏指出，看戲和讀戲不是一件事，莫氏的戲很少是純粹爲了讀的，所以看他的演出，人人捧着肚子狂笑，臨到後人如盧騷，對書細讀，自有相當距離。

有一派索隱家，認爲莫氏用這齣戲反映他的不愉快的家庭生活，同時，太飾女主角昂皆麗克，自己飾黨丹，可能含有諷諭的意義在裏面。這種說法，沒有人能夠否認，自然也就不可以承認，因爲太簡單了，他們演出上的美滿合作可以幫莫氏說明：臆測應當適可而止。

把這些枝節放過，我們願意就戲看戲，因爲，說到最後，價值只在本身。這齣戲的主題，正如兩年後向貴人看齊裏面汝爾丹太太所講起的處世常理：婚姻要在社會條件以內。鄉下人黨丹受氣，只爲跳出階層，和本鄉的貴人聯親。

他本人有的是弱點，先就缺少風度，然而企圖高攀，反而遭受屈辱，卻也是自食其果，罪有應得。但是，莫氏是公道的，他同樣揭出貴族的矯情，虛榮，自大，索興說穿了罷，卑鄙無恥。我們明白：黨丹能夠娶到昂皆麗克，只因為沒落的岳父母利用他為他們還債。昂皆麗克是一個商品。第二幕第四場對於昂皆麗克的行為有深刻的說明。單從社會意義的觀點來看，十九世紀中葉最成功的喜劇，浦瓦芮葉先生的姑爺 (*Le Gendre de M. Poirier*)，發揮的只是同一主題：貴族和中產商人之間的衝突矛盾。歐吉耶 (*Emile Augier*) 刻畫了一位孝女賢妻，便把莫氏的風險全避過了。和歐吉耶後輩一比，莫氏在這齣戲倒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自然主義者了。

其實不足為奇，因為故事從中世紀來，中世紀這個赤裸裸的大洪爐原來就粗野無情，活像自然主義和牠有過往來。所以，要想呼吸受氣丈夫的氣息，莫氏的藝術和觀察不就全夠，還得添上中世紀的因素。

喬治·黨丹

一名「受氣丈夫」

人物：

喬治·黨丹 富有的鄉下人，昂皆麗克的丈夫。

昂皆麗克 喬治·黨丹的太太，德·叟當維勒先生的女兒①。

德·叟當維勒先生 鄉間的貴人，昂皆麗克的父親。

德·叟當維勒夫人

克里當德 昂皆麗克的情人。

克樓狄娜 昂皆麗克的使女。

呂班 鄉下人，侍奉克里當德。

高南 喬治·黨丹的僕人。

景在喬治·黨丹的宅前。

第一幕

第一場 喬治·黨丹（一個人）。

喬治·黨丹 啊！女人一成了名門閨秀，簡直就怪了個邪行！鄉下人想提高身份，跟我一樣，和一位貴人家庭走親，單看我的婚事，這份兒教訓就也夠慘了！貴族本身不錯：當然，值得敬重；但是，伴着他的是許多壞環境，頂好還是別去碰他。我犧牲自己，在這方面變成一位學者，他們把我們另外一羣人請進他們的家族，讓我認識了什麼叫做貴人們的風格。他們跟我們聯親，並不看重我們的人品：他們聯的是我們的財產；我這麼有錢，真應當娶一個老老實實的鄉下好姑娘，要比娶一位身份比我高的女人強多了，不高興姓我的姓，以為我就是拿全部財產也買不到做她丈夫的資格。喬治·黨丹，喬治·黨丹，你幹了一樁傻事，最傻最傻的事。我這個家現在真糟啦，我不回去便罷，一回去準遇到岔子。

第二場 喬治·黨丹，呂班。

喬治·黨丹（看見呂班走出他的家門，旁白）這條活潑什麼鬼，到我家裏做什麼？

呂班（瞥見喬治·黨丹，旁白）這兒有一個人看着我。

喬治·黨丹（旁白）他不認識我。

呂班（旁白）他有點兒疑心。

喬治·黨丹（旁白）看呀！他行禮顯得挺窘。

呂班（旁白）我怕他對人講他看見我打這門裏出來。

喬治·黨丹 你好。

呂班 不敢當。

喬治·黨丹 我相信你不是這兒人。

呂班 不是：我來這兒就爲看看明天過節熱鬧。

喬治·黨丹 噫！請你說給我聽：你不是打這裏頭出來的？

呂班 噫！

喬治·黨丹

喬治·黨丹 怎麼啦？

呂班 住嘴！

喬治·黨丹 什麼事？

呂班 閉口！你不可以說你看見我打這裏頭出來。

喬治·黨丹 爲什麼？

呂班 我的上帝！那呀。

喬治·黨丹 你說呀。

呂班 慢着。我怕叫人聽見。

喬治·黨丹 沒人，沒人。

呂班 那呀，我纔跟女當家講話來的，一位先生看上了她，差我去的。這不好叫人知道的。你懂嗎？

喬治·黨丹 懂。

呂班 這就是那個理兒。人家吩咐我當心，別叫人看見；我求你了，你頂少也得你說你看見我。

喬治·黨丹 我當心就是了。

呂班 人家要我做得祕密，我高興我做到啦。

喬治·黨丹 對。

呂班 他們講，丈夫愛吃醋，不要別人對他老婆作愛；這要是讓他聽了去，他氣死啦。你明白了罷？

喬治·黨丹 太明白了。

呂班 千萬不能夠叫他知道底細。

喬治·黨丹 還用說。

呂班 他們想安安靜靜把他騙了。你懂罷？

喬治·黨丹 太懂了。

呂班 你要是一講，你看見我打他家裏出來，你就把事搞糟啦。你明白了罷？

喬治·黨丹 當然。噫！差到你裏頭去的人叫什麼名子？

呂班 他是我們鄉裏的大人，什麼……子爵……媽的！我從來就記不住他們唧哩咕嚕怎麼說這個名子。克里……克里當德老爺。

喬治·黨丹 就是住在這兒的年輕官裏人？

呂班 是他；靠近樹那邊。

喬治·黨丹（旁白）前不久這位花花公子來做我的鄰居，原來是爲這個。不用說，我的鼻子長；我早就對他這個鄰居起了疑心。

呂班 真的！你就沒見過這種規矩人。他給我三塊金幣，只爲叫我去對那女人講，他愛她，他直盼望有榮譽能夠跟她講話。你看，這沒什麼難，他謝我倒挺厚；就沒法子比，我做一天工，也不過纔賺十蘇①！

喬治·黨丹 怎麼樣，你話帶到了嗎？

呂班 帶到啦。我在裏頭尋到一個叫克樓狄娜的，馬上就明白我的意思，想法子叫我跟她的女主人講話。

喬治·黨丹（旁白）啊！渾帳丫頭！

呂班 傢伙！這克樓狄娜呀是真標致！我看上啦，只要她肯，我們就好成親。

喬治·黨丹 可是女主人對這位宮裏的老爺怎麼回話的？

呂班 她叫我對他講……等等，我不知道我記對了沒有；他對她的感情，她完全承情，不過她丈夫是個怪人，他要當心別露出馬腳，彼此見面得好好兒安排安排。

喬治·黨丹（旁白）啊！該死的女人！

呂班 媽的！好笑透啦：因爲丈夫就不清楚這些把戲；妙的就是這個。這小子吃醋算是吃

着啦。不是嗎？

喬治·黨丹 可不。

呂班 再見。千萬口緊。守好祕密，別叫她男人曉得。

喬治·黨丹 對，對。

呂班 我虧，我裝什麼也不知道。我纔精明，沒人想到我在裏頭也有一手兒。

第二場 喬治·黨丹（一個人）。

喬治·黨丹 好喂！喬治·黨丹，看你女人把你待成了什麼樣子。這就是娶名門閨秀的好處。人家要你要個足，你可不能夠報復；貴人的身份拘着，動也動不得。地位相等，丈夫至少還有發作的自由；她要是一個鄉下女人，你現在很可以掄起棍子揍她個公道出來。可是你偏要跟貴族來往囉；你家主公就甯想做不成。啊！我一心的恨，恨不得打自己幾個耳刮子。什麼！臉皮不要，聽一個花花公子求愛，同時答應下往來！媽的！我纔不肯輕輕就這麼放過。我必須馬上就到岳父母那兒訴說去，說什麼也要睜開他們的眼睛，看看他們的閨女給了我多少苦惱，多少氣。可是，兩位老人家，巧得

很，都來啦。

第四場

德·叟當維勒先生，德·叟當維勒夫人，喬治·黨丹。

德·叟當維勒 怎麼啦，姑爺？你像有心事。

喬治·黨丹 有來由的……

德·叟當維勒夫人 我的上帝！姑爺，你到人跟前，禮兒也不見一個，可真不文明！

喬治·黨丹 我的天！岳母，那是因為我想着別的事……

德·叟當維勒夫人 有什麼好說的！姑爺，你真就這麼不懂人事，真就沒法子教你在貴人

中間應對嗎？

喬治·黨丹 怎麼樣？

德·叟當維勒夫人 你就不能夠去掉那種隨隨便便的岳母稱謂，學着點兒稱我夫人？

喬治·黨丹 真的！您喊我姑爺，我覺得，我就可以喊您岳母。

德·叟當維勒夫人 話不是這麼講，人不全一樣。請你記住，跟我這樣一位有身份的人談話，你不够格兒用那種稱謂；雖說你是我們的姑爺，你和我們中間還有老大的差別，

你應當清楚你是什麼樣兒人。

德·叟黨維勒 好人，夠啦：講講別的。

德·叟黨維勒夫人 我的上帝！德·叟黨維勒先生，像你那樣兒的寬大也就是你有，你就不會叫人家依着你的身份尊敬你。

德·叟黨維勒 得啦！你少說一句：我這上頭沒什麼好受人指摘的；我這輩子足有二十回不饒人，叫人知道我原有的權利我是一步不讓。不過，對他囑，小小警告一番也就成啦。姑爺，說給我們聽，你心裏頭有什麼事。

喬治·黨丹 既然我必須把話往簡短裏說，德·叟黨維勒先生，我就乾脆說了罷，我有因由……

德·叟黨維勒 慢着，姑爺。記住稱人姓兒不恭敬，人家身份比我們高，你單稱先生纔對。

喬治·黨丹 好罷，單稱先生，別再稱德·叟黨維勒先生，我要告訴您的是，我女人……
德·叟黨維勒 得！你還得記住，說到我們的女兒，你不應當講我女人。

喬治·黨丹 氣死我。怎麼！我女人不是我女人？

德·叟黨維勒夫人 是，姑爺，她是你女人；不過，你不許這樣稱呼她，你要是娶了一個